

世界戏剧学

余和声

世界戏剧学

余秋雨 著

山东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秋雨合集. 23 卷 / 余秋雨著. —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14

ISBN 978-7-5328-8574-9

I. ①秋… II. ①余… III. ①文艺—文集

IV. ① I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16541 号

总 策 划 / 刘东杰

特约策划 / 唐建福 聂昌慧

执行策划 / 李运才 齐 飞

责任编辑 / 赵燕瑚 王 慧 白汉坤 周易之 陈艳丽 刘仕洋 顾思嘉

装帧设计 / 后声文化

秋雨合集

余秋雨 著

主 管: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者: 山东教育出版社

(济南市纬一路 321 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0531) 82092664 传真: (0531) 82092625

网 址: <http://www.sjs.com.cn>

发行者: 山东教育出版社

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690mm × 980mm 16 开本

印 张: 350.5 印张

字 数: 4624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328-8574-9

定 价: 1980.00 元

(如印装质量有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印厂电话: 010-80261198



本书曾于一九九二年荣获国家文化部颁
“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

“学术六卷”总序

一

什么是“学术”？我想，这个问题一定会让很多从事学术研究的人张口结舌。如果问到的是外国人，他很可能结结巴巴说出一大串不同的词语：Scholarism、Academic Research、Learning Theory、Teaching、Science……断断续续，没完没了，却更不知道怎么定义了。

我只能说，学术，这是一群奇怪的人所做的奇怪的事，做得专注、沉闷、漫长。远离身边实利，远离流行热点，远离通俗话语，既缺少表情，又缺少色彩，更缺少社会关注。但他们相信，自己是在寻找种种事物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高低美丑。如果找出，就有可能贯通时空，推进文明，教育后代。

对此，我还要作一个特别的补充。

我认为，学术研究的最大意义，是研究者本人的自身建设。学术，只有学术，才有可能使我们的人生更理性、更宏观、更周密、更深入、更清晰。

其实，除了研究者之外，对学术著作的读者来说，也是这样。

因此，不管周边的世界多么诱人，自己的生命多么强劲，都应该静下心来接触一点学术，哪怕是一段时间也好。否则，我们很可能在

潇洒喜乐间，失去重量，失去根基，失去制衡。

学术，是人生长途中的“必要枯燥”。

二

我的人生堪称丰富，但一直没有离开过学术。为此，我深感庆幸。我是一条远行的船，永远烟波万里，而学术，则是一个神奇的港湾，以一系列无形的缆索，牵引着我，佑护着我，慰抚着我，安定着我。

其实，我的绝大多数著作都带有很浓的学术成分。例如，收入《秋雨合集》中的《中国文脉》《何谓文化》《君子之道》《山河之书》也都可以看成是学术书。甚至，我对庄子、屈原、苏轼、《心经》的译写，也不失为学术行为。但是，如果要从中选择更纯粹、更完整意义上的学术著作，那么，就是这套丛书中的六卷了。

对于这六卷学术著作，且作以下说明。

第一卷：《北大授课》

这是我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艺术学院的部分学生开设的一门课程，课目为中国文化史。本来没想到出书，谁知一份根据课堂录音整理的粗疏文本，居然在极短的时间内狂销了十二万册。这事让我认真了，便将那份录音文本整理了一遍出版。结果，立即成为海峡两岸最畅销的学术著作。潘之刚教授撰文说，他周围，“从老教授到大学生，对这本书都爱不释手”。这种说法显然是“溢美”了，而我看到的事实是，参加这门课的北大学生，由于在书中都有名有姓，口才无碍，毕业后成了各单位争抢的对象。

这本书的最大特点，是通过生气勃勃的课堂对话，传达了一种具有生命温度的文化哲学。由于话题紧贴着一部完整的中国文化史，因此也使几千年的文化历程变成了一部“当代史”。

第二卷：《极端之美》

这是一个规模不小的美学实验。

我素来反对在康德、黑格尔的古典美学之后，继续用抽象概念来打造“现代美学”。现代人越来越明白，美是具体的感性现象，人类不同的族群都在享受着各自的美学系统。每个美学系统的寻常部位可以互相交融，而它们的顶端部位却只能互相仰望，难于彻底沟通。当年欧洲艺术家对于非洲木雕、东方绘画的惊讶，就已经印证了西方古典美学的严重局限。

我为中华民族的顶端美学，选定了两个项目：一是书法，二是昆曲。为了凸显越来越重要的生态文明，又加入了普洱茶的品鉴美学。

这个美学实验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我对这三种极致形态已经深度投入，取得了比较充分的发言权。在书法上，我有幸成为国内被邀请题写重大遗迹碑书最多的人，可见大家在这个领域对我的信任；在昆曲上，我的论述曾在很多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成为昆曲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主要理论支撑；在普洱茶的品鉴上，本书的论述已被国内诸多茶研所、茶庄、茶园、茶厂所接受。

我以自己的这些经历告诉年轻读者：研究艺术和美，切忌空泛，而应该“真懂”，争取成为那些领域的专家。年轻人不要看了一些概论和资讯便发表很多意见，用权威的口气说着外行的话。

第三卷：《世界戏剧学》

这本著作通论了世界上十三个国家的戏剧学发展历史，在收入“学术六卷”中时删去了三分之一篇幅，还是显得相当厚重。其实它本身就是一个让人难以置信的故事，我在该书的新版自序中已经作过详细介绍，在这儿也不妨复述几句。

从此书的初版年月，可以断定它的宏大构架奠基于“文革”灾难时期。“文革”是一场民粹主义的政治灾难，但为什么还打着“文化”的旗号呢？因为灾难的起点和图腾都是戏剧，从《海瑞罢官》到“八个样板戏”都血泪斑斑。在当时，只要有人在戏剧上说一句与极端主义潮流不合的话，就有牢狱之灾、生死之虞。在这么严酷的背景下，我居然独自在写作这部宏大的书，其中每行每页都触犯天庭，真是不要命了。抗暴之勇，人格之尊，以此为证。

比勇气更麻烦的是，本书中论述的各国典籍，直到今天也没有完整地翻译成中文，我却在当时通过脆弱的私人关系钻入上海戏剧学

院图书馆的外文书库，默默搭建起了一座学术上的“影子大厦”。等到几年之后时势好转，灾难过去，“影子大厦”变成“实体大厦”，此书就不断获奖，我本人也因为上海戏剧学院全体教师连续三次民意测验均名列第一，而成了该院院长。但不知为什么，在以后三十年学术自由、资料充分的正常岁月，却一直没有出现一部新的同类著作替代它。它在作为教材使用很多年后被授予“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直到今天，它似乎还是这门学科的唯一教材。

因此，这本书也在告诉今天的青年学者：比较像样的学术成果，与条件无关，与经费无关，与背景无关。学术，是对身边潮流的一种勇敢抽离，一种逆反回答。学术的等级，只看抽离的力度、回答的品位。

第四卷：《中国戏剧史》

同样书名的著作，应该已经不止一本，但是，早在二十多年前白先勇先生就评价说，这是从文化人类学立场研究中国戏剧史的开山之作。我很佩服白先生的眼光，把他视为“学术知音”。

读过前面那本《世界戏剧学》的读者已经了解，我对欧洲人文思潮的流变并不陌生，但我自己所选择的学术立场，却比较专一，那就是文化人类学。以文化人类学来研究中国戏剧史，就不会限于史料考订、剧目汇集等等琐碎、枯燥的低层学术技能了，而是要从根本上发问：人类为什么要戏剧？中国为什么长久出不了戏剧？元代为什么成了中国戏剧的黄金时代？明代为什么会一次次出现万民欢腾的演出现象？……

更重要的是，在人类各种艺术中，只有戏剧需要通过各色普通民众的自愿集中、当场观赏来延续自己的生命。因此，这是考察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群体心理的最准确窗口。我把中国戏剧史和中国人的精神动态史连在一起进行阐释，既把戏剧现象推上了高位，又使精神现象摆脱了抽象。

这样的学术立场和阐释路径，也使我获得了一种介乎理性和感性、宏观和微观之间的话语方式。这种话语方式，改变了在同一课题中一直存在着的资料杂碎堆积的状态。因此，读者阅读这本书，应该不再生硬难近。

第五卷：《艺术创造学》

我对艺术文化的上述历史梳理，不管多么受到欢迎，也会在整体上产生一个误会，那就是，以为艺术文化的生命重心在历史，在陈迹，在既往；这一代的任务，只是总结，只是继承，只是追寻。这个误会，在近二十年文化复古主义和艺术复古主义的低级潮流中，显得更严重、更荒唐了。我在二十几年前就有预感，因此，在这本书中早早提醒中国读者：艺术的生命，在于创造。而且，只在于创造。

在《艺术创造学》中，我故意重点选取近代以来创造意识特别强的法国，请法国的艺术家一一论述创造的理由。我为这本书预设的读者是中国艺术家，而中国艺术家大多缺少理论习惯，因此尽量讲述实例。什么实例能够形象、完整而又动态地说明理论问题？莫过于电影。于是大家看到，这本书列举了比较多的欧洲当代电影，来印证艺术创造的理论。

在写作这本书之前，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我曾经参与审核国家有关部门颁布的统一教材《艺术概论》。在审核过程中深深感受到，如果一直陷落在一个陈旧的“左”倾思想体系里，能向学生讲述的“艺术理论”是多么的“非艺术”、“非创造”、“非国际”、“非美学”。因此，这本书处处反其道而行之，建立了一种完全相反的学术体系。这就是可爱的八十年代，老教材还统治着课堂，却又允许老教材的审核者作出“否定的审核”，用自己叛逆性的著作。

这本书，曾被公认为当年人文学科的突破性代表作之一，一度拥有了大量年轻读者。更有趣的是，这本书还在台湾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版，有不少台湾学者告诉我，此书对他们的冲击，甚至超过《文化苦旅》。

这本书曾经出过诸多版本，其中有一版用的书名较长，叫《伟大作品的隐秘结构》，很多艺术界的朋友更喜欢这个书名。

第六卷：《观众心理学》

这本书从另一个方位上，否定了传统艺术理论的根基。

传统艺术理论习惯于“高台教化”，从上而下地宣布艺术应该怎么样，不应该怎么样。大量的规则和条文，都以空泛的框范抑制了丰富多彩的艺术现象，阻碍了无限可能的艺术创造。

其实，艺术和美没有那么多规则。我们应该反过来，不再从上而下，而是从下而上，先从根子上探测观众接受时的心理反应，并在这种心理反应中建立新的美学。例如，不必抽象地争论喜剧的理论定位、滑稽的美学本质，而应该细细考察观众“发笑”的各种心理机制。因此，从二十世纪中期开始，在欧洲，心理美学已经取代了概念美学。

我在《观众心理学》中逐一证明，所有的艺术措施其实都来自观众接受时的心理元素。这样的书，本来应该由心理学家来写，我却为心理学家们提供了另一个方位，那就是艺术家的审美立场。“审美”，其实已经属于心理学范畴。因此，在《观众心理学》看来，“美学”的更合适的内涵，应该是“审美学”。

与纯粹的心理学著作不同的是，本书讲究一切审美实例的艺术等级，谨守一切心理反应的艺术台阶。当然，这种艺术等级和艺术台阶一定是具体、感性的，所以本书比一般的理论著作更切合创作实践。

此书由于理论格局的别开生面、孤标独立，曾在一批高层学者的强力推荐下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奖”。我也因这一著作，接受蒋孔阳先生的邀请，担任了复旦大学美学专业博士学位的答辩委员会主席。说起来，这也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三

把这些学术著作集中在一起出版，我很高兴。

直到今天，很多不太熟悉的朋友仍然对我表示不解：辞去各种堂皇职位，拒绝一切社会活动，究竟在忙什么？忙得连谣言、诽谤也绝不反驳，连电脑、手机也不会使用，太离谱了吧！

这下，总算透露了部分答案。

学术研究就像爬山，一旦起步就停不下了，而且，山那么高，又那么多。

值得攀爬的山，总是离闹市很远。对闹市而言，爬山者等于失踪

者。偶尔，失踪者回来了，但很快，又不见了。

山，实在太有吸引力了。因为它的高，因为它的远，因为它的险，因为它的静。

这些著作以前一本本出版的时候，在学术书籍中也算是最畅销的。但是，与现在的实用文化、应景文化、流行文化、嬉闹文化一比，那就太冷寂、太严肃了。记得两年前遇到一位以前不认识的企业家，他热情地向我索取“新著”，我正好拿到刚出版的那本《伟大作品的隐秘结构》，就送了他一本。他谢过之后高兴地告诉我，最近他也出了一套书，一共十本，要回送给我。说着，他向秘书挥了挥手。

“十本？”我惊讶了。

“全是坐车时想出来的成功诀窍、搞笑段子，包括每次开会的讲话，几位助手帮我整理的。”他说。

我看到了那十本书，绸面精装，烫金封面，道林纸版，气魄非凡。

从此，我再也不敢谈书、送书，也决定不再写书，只想把以前的那些书集中印一下，算是对自己作一个交代。感谢目前国内出版界的翘楚山东出版集团及其旗下的山东教育出版社，主动提出把这套书交给他们出版。原来，他们对深山老林里的小路和脚印，抱有很大的尊重。

那我就不客气了，任由他们出吧。时至今日，这么一大堆学术话语能不能找到较多的读者，完全没有把握。真可谓：山深无日月，雨淡等人影。

癸巳年秋月

新序

不可思议的回忆

读者眼前的这部书，已经在我书架上放了整整三十年。这是我最早出版的一部学术著作，曾经轰动一时。长期以来，很多出版社在不断力争再版，我都没有同意。理由只有一条，它实在太厚了，整整六十八万字，一定会把信任我的读者压得喘不过气来。一直企盼能抽出一段较长的时间，由我自己大删一遍。但是，怎么也抽不出这么一段时间。

我说它“曾经轰动一时”，倒是一点也没有夸张。它出版于一九八三年五月，第二年，就获得了“全国戏剧理论著作奖”。这个奖，在当时非常珍贵，因为时间包括整个二十世纪，而获奖者名额很少。就在当时，获奖者中一半人，也已经去世。我在《欠君三拜》一文中回忆了当年与章培恒教授一起到北京领奖的情景。当时活着的几个获奖者，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在世上了。

我的这部书，初版名为《戏剧理论史稿》，被很多大学作为教材使用，其中包括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的一些大学。在使用十年之后，

一九九二年，又获得国家文化部颁的“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这也不容易，因为那次获一等奖的，全国一共只有两本书。

除了获奖，更让我感动的，是当时文化界对它的欢迎程度。那个时候，中国还找不到复印机，因此不少人就一页页抄写，花几个月时间订成厚厚一本。这样的抄本，我本人至少见过三份。更有戏剧、电影界的同行到处以高价搜购，发生了很多现在想来简直不可思议的故事。那时，全国刚刚开放，上上下下对世界文化有一种饥渴。

不管怎么说，这些都已经都是遥远的往事。我想，世事匆匆，老书就让它自然枯萎吧。后来，连我自己也就真的忘记了这部书。

没想到，半年前，我的几个学生告诉我，两位当今著名的编剧，先后在网络上说，对他们的专业帮助最大的，居然是这部书。于是，很多网友开始询问和寻找。也有一些问到我这里的，但我三十年来一直只藏下了一本，送出去就没有了。

这就又一次产生了再版的念头。

二

这部书按照历史顺序，通述了全世界各国重要的戏剧学，规模不小。按照今天的阅读习惯，它实在太厚了，必须大删。但是，如果大删，该删哪个国家呢？

比较再三，决定删中国。

这可能会使很多朋友惊讶，但我的理由也很充分，有三条。

第一，要大删，应该删去较多的篇幅。相比之下，哪一个国家的篇幅都不如中国多。原书写到的中国戏剧学，其中代表性的著名人物，就有汤显祖、沈璟、王骥德、李渔、王国维、梅兰芳等等，每人都以专门章节详细论述，篇幅很大。如果把他们一起删除，这本书就会明显地“瘦身”、“轻装”了。

第二，从广大读者和历届学生的反映看，全书让他们比较头痛的，

居然是中国部分。理由很奇怪，竟然是“语言不畅”。写到自己国家的事，反倒“不畅”了，这是怎么回事？原来，外国那么多典籍，进入本书已被翻译，而且是翻译成了今天通用的白话汉语。但是，在引用中国古人古语的时候，当然还必须保留原文，而原文是文言文。我在论述这些古文时会做一些解释，但解释毕竟不是翻译。读者中自然也有一些人能够读懂文言文，但两种语文风格挤在一起，一明一晦、一通一奥，文言文显然吃亏了。跟着吃亏的，还有汤显祖、沈璟、王骥德这些老人家。因此，还是不妨请他们暂时离开，且让世界各国的同行们热闹下去吧。

第三，这次删去的中国戏剧学部分，已在我的其他著作中有不少表述，读者不难找到。例如，《中国戏剧史》、《昆曲史述》以及我为《闲情偶寄》写的序言，等等。而且，以后有空，我也可以把这次删去的部分另出一书。

那么，留下的只是对书名的顾虑了：删掉了中国部分，怎么还叫《世界戏剧学》呢？

我的回答是：“世界”一词，有“全称”和“不全称”两义。在中国的大学中，并列着“中国文学”、“世界文学”、“中国历史”、“世界历史”等兄弟专业，其中的“世界”就不包括中国。我们平常所说的“面向未来、面向世界”，这里的“世界”，也是特指中国之外的辽阔空间。因此，这部汇总了古希腊、古罗马、印度、日本、意大利、西班牙、英国、德国、法国、俄国、美国、瑞士、比利时等十余个国家戏剧学精粹的著作，名之为《世界戏剧学》，并无不妥。

三

重新删阅这部书，我被四十年前的自己吓着了。

我不想借此表达什么自傲、自雄、自得，而只想惊叹一种生命的奇迹。

生命的奇迹有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谁也不必过于谦虚，因为生命并不只是属于自己。

我前面说了，这部书上印着的出版时间，是一九八三年五月。这个时间很值得玩味。浩劫方过，百废待兴，步履维艰，顾虑重重。一家地方出版社拿到这么一大堆文稿，真不知该怎么面对。按当时的运作效率，必然会耗费很长时间。而且，每一步的耗费都有充分理由，例如，当时我才三十多岁，以前并没有发表过学术成果，出版社怎么敢于为这么一个毫无把握的年轻人接下如此大的一副重担？而且，初翻目录就看到，这部书的内容，绝大多数属于当时极为警惕的“西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审查的难度可想而知。因此，这部书在问世之前至少要在多个环节间厮磨、辗转好几年。

这么一算，倒推回去，这部问世于一九八三年春天的书稿，送到出版社的时间，再晚也不会晚于一九八〇年。这也就是说，离否定“文革”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很近。

在刚刚否定“文革”的时候就送过去了，那么，这部书的主体工程，只能完成于灾难岁月。

这个灾难岁月对我来说更是触目惊心，因为父亲被关押、叔叔被害死，全家衣食无着。

如果进一步，把这部书的内容与灾难岁月作一个对比，那就更会发现，里边包含着一种今天的年轻人难以想象的大胆。

因为那场灾难，从开始到结束，都与“戏剧”密切相关。从历史剧《海瑞罢官》到八个“革命样板戏”，很多人的死亡和受难，只是因为说了几句与“戏剧”相关的话。有时，仅仅一句半句最平常的戏剧评论，就身陷囹圄，或命丧黄泉。而我，居然在汇集全世界的戏剧学，这实在是不要命的事情了。但是，我也就此证明，人类的极端性恐吓，有可能带来极端性勇气。

六十八万字的书稿，几乎每一页都与当时身边的极左言论背道而驰。我写的时候，并不是在批驳那些言论，如果这样，反倒抬举那些言论了。我自命的任务，是彻底鄙视它们，视它们为无物，判它们为无知。

我写这部书的时候，当然没想到出版，因为我无法想象灾难的

结束。

我只希望，写完，厚厚几叠，用油布包起来，用麻绳扎起来，找一个无月的深夜，爬着竹梯塞在屋梁上面。不知今后哪个年月，让后人偶尔发现。

正因为这样，当灾难出乎意料地过去，我和章培恒教授等人获得“全国戏剧理论著作奖”的时候，现场弥漫着一种刚刚从生死火线返回的英雄气氛。

记得大家都不怎么讲话，只看着那些低声抽泣的早已离世的获奖者家属。大家选举我代表所有的获奖者发言，我分明记得，北京的那个冬天，冷得清奇蚀骨。

在严寒中，我看着台下那几个还活着的获奖者，他们都抖抖索索，毫无壮士气息。我想，中国总是如此，最后守在城头宁死不屈的，历来是几个面无表情、体格瘦弱的文人。彪悍之士，不知躲到哪里去了。

多少年后，当灾难已被彻底淡忘，彪悍之士终于出现了。他们天天展现着激烈的扮演，响亮的嗓门，受到无知年轻人的追捧。

但是，一些陈旧的书稿提醒年轻人，在历史的泥路边，除了扮演和嗓门之外，还有一些隐隐约约的文弱身影。

四

我被四十年前的自己吓着，更因为一系列技术性的原因。

翻翻这部书，读者难免会产生疑问：全世界两千多年来的戏剧学经典，直到今天仍然没有多少翻译成了中文，那么，在那个荒凉的年代，究竟是怎么收集、怎么翻译的？

记得这本书刚刚出版一年，复旦大学的著名英语专家陆谷孙教授就带领着加拿大的一名华裔戏剧教授来找我。这位加拿大教授盯着我说：“为找您，我飞了半个地球。只想问您，怎么会做到这么齐全？”

新加坡首席国家级戏剧家郭宝昆先生对我说：“我到美国和香港的